

從《文心雕龍·序志》篇文 ——看劉勰的智慧

王更生*

〔摘要〕

《文心雕龍》之所以被學術界推尊為「藝苑之秘寶」，「體大而慮周，籠罩群言」者，其根本原因，還在於作者劉勰本人，具有過人的智慧，其過人的智慧為何？今特以《文心雕龍·序志》篇文為例，剖情析采，探原竟委，條列個人揣摩一得，以就教於同道先進。

關鍵詞：劉勰、文心雕龍、序志、智慧

*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教授

一、前言

《文心雕龍》全書十卷五十篇，可以說都是劉勰智慧的結晶。換言之，如果沒有劉勰過人的智慧，中國在南朝齊梁之際，根本不可能出現此一震古鑠今的學術名著，劉勰自己曾說：

長懷序志，以馭群篇。¹

所以〈序志〉雖然是《文心雕龍》的最後一篇，但卻是全書中最重要的一篇。學者欲知《文心雕龍》的內容，〈序志〉篇不可不讀，更不可不先讀。

〈序志〉篇既是駕馭全書，先讀為得的篇目，則劉勰透過他天賦的才情，和生花的妙筆，將個人著述的動機、過程，破他立己的看法，以及「龍學」的體系，折衷一是的運材態度，都作了清楚的交代，所以當他書成之後，自以為在「按轡文雅之場，環絡藻繪之府，亦幾乎備矣」²的同時，其字裡行間，處處洋溢著智慧的火花，令人歎為觀止！

今不揣簡陋，以「從《文心雕龍·序志》篇文，看劉勰的智慧」為題，將個人研讀時，從各個不同層面，深理密察後的所得，分項列敘，自知卑之無高，特就教於同道先進。

二、從「為文用心」之說，看劉勰「文學創作」的智慧

書既以「文心雕龍」為名，則「文心」與「雕龍」各指何事？頗有推敲的必要，我以為「文心」蓋指文章的內容，「雕龍」則指文章的形式，內容包括思想感情，形式涵蓋文辭藻采，劉勰說：

¹ 引文見王更生撰，《文心雕龍讀本·序志》篇（台北：文史哲出版社，1983年），下篇，頁383。

² 引文出處同前注。

文心者，言為文之用心也……古來文章，以雕縵成體。³

「雕縵成體」的文辭藻采，在此姑且置而不論，單從「文心者，言為文之用心也」來說。劉勰以開門見山的筆法，指出所謂「文心」的意思，在言人之「為文」，如何「運用心思」！如從實際創作上來看，人之為文，其目的不外「明理」、「抒情」、「言事」三者而已。但如何明理？如何抒情？如何言事？或如何明理兼抒情？或抒情兼言事？或言事兼及抒情與說理？其間表情達意的創作方法，可謂經緯萬端，言人人殊。而劉勰於此卻不同眾流，劈頭就視「用心」為「為文」的第一要義。試想，如果他不是別具隻眼，斷斷不可能有此見地！

《文心雕龍》全書三萬七千多字中，以「心」遣詞的文句，約一百零八處之多。通觀這一百零八處的文句，其關係「為文用心」的內容相當豐富，今揀其中二端加以說明：

首先，劉勰之所以言「為文」必須「用心」，因為他視「心」為文章的本源，他說：

性靈所鍾，是謂三才。為五行之秀氣，實天地之心生；心生而言立，言立而文明，自然之道也。⁴

是說人是真情實性凝聚而成的萬物之靈，與「天」、「地」並稱「三才」，他是本乎五行中靈秀的氣質，和天地之心而生的。人既有了「心」，為了表達飢食渴飲的需要，不得不有語言，有了高、低、抗、墜、喜、怒、哀、樂的語言，便產生了文采章明的文章，這是無需例證，自然可明的道理。

他站在人類文化學的高度，來推論人類世界之所以有文章，其起源蓋來自人類的本身，人先有了「心」，有「心」而後有思想，有「思想」而後有「欲望」，有「欲望」而後才有表達「欲望」的「語言」；「語言」即所謂口頭的文章。由此觀之，「心」不但是文章的母體，更是文

³ 引文出處同前注。

⁴ 引文見王更生撰，《文心雕龍讀本·原道》篇，下篇，頁381。

章的本源。換言之，人如果生而沒有「心」，或有了「心」置而不用，則人類世界即永無文章可言，所以劉勰論文，視「用心」為「為文」的第一要義者，就因為他掌握了創作的大本大源，這種振葉尋根的識見，不正是他智慧的表現嗎？

其次，劉勰之所以言「為文」必須「用心」者，因為他視「心」為創作的靈魂。他說：

形在江海之上，心存魏闕之下，神思之謂也。⁵

劉勰論創作，有很多配套措施。〈神思〉便是其中的要項。〈神思〉見《文心雕龍》卷六首篇。這是專門分析創作進行時，精神活動的重要文獻。「神」，精神；「思」，想像。言為文運思時，精神活動的現象。但想像若神，呼之即來，揮之即去，若影隨形，如響斯應，千古才士未有能捨此而成佳作者。此在西方稱之為「靈感」，以為感而有靈；劉勰名之曰「神思」，以為思如神助，中西命名容或不同，但究其所指，理無二致。

形在江海，心存魏闕，他引《莊子·讓王》篇的話，為抽象的神思，下一具體的定義，⁶接著，他再從時間、空間、聲調、色彩四方面，印證身在此，而心在彼，為文運思時精神活動的情況，說：

寂然凝慮，思接千載；悄焉動容，視通萬里；吟詠之間，吐納珠玉之聲；眉睫之前，卷舒風雲之色，其思理之致乎！⁷

是說當作者之從事創作也：於寂靜無聲，聚精會神的思考時，可以聯想到千載以上的古人；悄焉不語，揚眉瞬目時，可以看到萬里以外的景物；恬詠密吟之際，耳邊可以傳達珠圓玉潤的聲調；瀏覽觀賞

⁵ 引文見王更生撰，《文心雕龍讀本·神思》篇，下篇，頁3。

⁶ 此處引文見王更生撰，《文心雕龍讀本·神思》篇，下篇，頁3，劉勰轉引《莊子·雜篇·讓王》：「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：身在江海之上，心居乎魏闕之下，奈何？」以示人心無遠弗屆，不受時間、空間限制的情形，與《莊子》原文本義無關。

⁷ 引文見王更生撰，《文心雕龍讀本·神思》篇，下篇，頁3。

之下，眼前可以呈現風雲變幻的色彩，所以「神思」不是抽象的概念，而是有條理可循的精神活動。

我們把「神思」稱之為「靈感」也好，「想像」也好，「聯想」也好，甚而「思維」也好，實際上，「文」既是以「心」為主，則「心」就是創作的靈魂。無文心即無文學，因為多愁善感者，此心也；模物寫象者，此心也；繼往聖之遺業者，此心也；導未來之先路者，亦此心也。心明則思聰，心闇則思昏。所以古今中外，凡談為文運思之理，想像之用時，未有可捨此「心」而別求津逮者。

綜觀前人之論創作方法時，或倡文章義法，或談起承轉合，或言伏應斷續，或主抑揚頓挫，或講敘事十法，或論謀篇布局，或講鳳頭、豬肚、豹尾，或以為應小中見大，或主張要無中生有，更有的強調論有三不必等等，⁸類似這些各是其是的寫作軌範，無一不持之有故，言

⁸ 此處引前人論創作方法中，有：

「倡文章義法」：見清·方苞撰，《方望溪先生文集》及其〈書貨殖傳後〉，收入《四部叢刊初編》（台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63年），卷2，頁39。他以為：「義，即《易》之『言有物』也。法，即《易》之『言有序』也。」「義以為經，而法緯之，然後為成體之文。」

「起承轉合」：屬章法語。古代詩文評論家和作家，視此為作文寫詩的不二法門。「起」，指文章的開端，「承」，由「起」而來，對開頭的補充、接續，發揮。「轉」，由前文而來，使其平中生奇，峰迴路轉，可增加文章的波瀾，並帶出下文，「合」，即指總和，或結束之筆。詳見元代范梈的《詩法》，此段文字，轉引自王洪主編，《古代散文百科大辭典》（北京：學苑出版社，1991年），頁745。

「伏應斷續」：說見清代林紓《春覺齋論文》引魏叔子（即魏禧）論文法之語，見清·林紓撰，《春覺齋論文》（台北：文津出版社，1978年），頁26。言「伏」得要巧，「應」不必立即呼應，可製造懸念，引人入勝。「斷」在巧處，「續」也不必即續，可使文意頓挫，耐人尋味，此為論作文的要法。

「抑揚頓挫」：此筆法語，見清代劉熙載《藝概·文概》和林紓《春覺齋論文》言為文如有抑揚頓挫，必能感人。此處文字，轉引自王洪主編，《古代散文百科大辭典》，頁742。

「敘事十法」：屬章法語，見清人李紱的《秋山論文》，此處文字，轉引自王洪主編，《古代散文百科大辭典》，頁744。他把敘事筆法歸為十法：即順敘、倒敘、分敘、類敘、進敘、暗敘、補敘、借敘、特敘、夾敘夾議等十種筆法。

「謀篇布局」：作文術語，指對文章篇章結構的考慮和安排。言謀篇布局，應從全篇著眼，統籌安排結構，合理組織材料，使之更好地為表現主題服務。

「鳳頭、豬肚、豹尾」：這是論寫作的比喻，文見元代陶宗儀《南村輟耕錄》引喬吉語，此

之成理；但卻沒有一位像劉勰論文般的，視「心」為文章的本源，創作的靈魂。

人在進行創作時，如果「心不在焉」，就「視而不見，聽而不聞，食而不知其味⁹」。根本沒有從事寫作的可能，所以劉勰於《文心雕龍·序志》篇開宗明義就說：「文心者，言為文之用心也。」正可以看出劉勰那種言人之所欲言而未能言的智慧。

三、從「君子處世，樹德建言」之說，看劉勰「了生脫死」的智慧

人生於世，大多好生惡死，所以「生死」一關，最難勘破。孔子是了卻「生死」的聖哲，但是當他被季路問到「生死」問題時，卻說「未知生，焉知死」，¹⁰以為活著的事，千頭萬緒，就不及處理了，又何必去操那死後的心呢！其實他不是不想談，只是對季路這位「好勇過我」¹¹的學生，不方便談。後來的莊周，是一位「死生命定」，「存亡一體」的倡導者，以為人之生，是適逢其時；人之死，也是自然的安排，不容有私人感情的衝動。這種超然萬有，物我為一的解脫，他

處文字，轉引自王洪主編，《古代散文百科大辭典》，頁750。指寫詩作文之法，起頭要奇句奪目，引人入勝，如鳳頭之俊美；主題要言之有物，氣勢充沛，如豬肚之豐滿；結尾要轉出別意，宕開警策，如豹尾之雄勁瀟灑。

「小中見大」：為筆法慣用語，指作者要小處著手，大處著眼，即洞眼雖小，亦可觀天，參見李扶九《古文筆法百篇》評〈岳陽樓記〉語，見李扶九編，《古文筆法百篇》（雲林：正章書局，1978年），頁91。

「無中生有」：指作者用寓言手法虛構故事，為表達自己的觀點服務的一種作法，見李扶九《古文筆法百篇》評〈桃花源記〉語，見李扶九編，《古文筆法百篇》，頁97。

「論有三不必」：說見清代魏禧《日錄論文》。這是自述寫作經驗語。言作論文有三不必作，即前人已言者不必作，眾人易知者不必作，摭拾小事，無關緊要者不必作。

⁹ 引文見《大學·右傳之七章，釋正心修身》（台北：正中書局，1984年），頁21。

¹⁰ 引文見《論語·先進》「季路問事鬼神」，見宋·朱熹撰，《四書章句集注》（台北：中文出版社，1984年），頁290。

¹¹ 引文見《論語·公治長》篇，見宋·朱熹撰，《四書章句集注》，頁290。

在〈養生主〉、〈大宗師〉裡，有透闢地說明。¹²

劉勰的成長過程，不可和他們同日而語。他幼年喪父，長依定林上寺，與沙門僧祐居處十餘年，¹³學貫中印，文章名家，對生死幽明之事，早有體悟；例如在他撰寫《文心雕龍》時，於字裡行間，早就預存「生年不滿百，常懷千歲憂」¹⁴的情懷，借他人的酒杯，澆自己的塊壘，〈徵聖〉篇「贊曰」是這樣說的：

鑑懸日月，辭富山海；百齡影徂，千載心在。

言人生有限，百歲光陰，如影隨形，忽焉而逝，惟有把心志寄託於文章之中，始可千載流傳，永垂不朽。這是藉禮讚孔子而隱含己意的話。〈諸子〉篇也有同樣的情形，他說：

嗟夫！身與時舛，志共道申；標心萬古之上，送懷千載之下。
金石靡矣！聲其銷乎？

意思是指秦漢諸子的命運，由於遭逢亂離，大多坎坷不遇，可是他們的抱負，卻隨著思想的傳播，得以申張。他們標心於萬古以上的聖哲，送懷於千載以下的後人，希望能垂道見志，如日月之高懸，黃金美玉或可經久而磨損，但諸子的美名令譽，會煙消雲散嗎？〈程器〉篇的文字，更說得貼切而情動：

摛文必在緯軍國，負重必在任棟梁；窮則獨喜以垂文，達則奉時以騁績，若此文人，應梓材之士矣！

¹² 《莊子·內篇·養生主》：「適來，夫子時也，適去，夫子順也，安時而處順，哀樂不能入也。」又〈大宗師〉：「死生，命也。其有（猶）夜旦之常，天也，人之有所不得與，皆物之情也。」，見錢穆撰，《莊子纂箋》（香港：東南印務出版社，1955年），頁50、26。

¹³ 此處所言多依《梁書·劉勰傳》改寫而成，見唐·姚思廉撰，《梁書》（台北：洪氏出版社，1974年），頁710。

¹⁴ 引詩出自〈古詩十九首〉，見梁·蕭統編，《昭明文選》（台北：華正書局，1982年），卷29，頁412。

意思是說作文章，一定要是經綸軍國的傑作，負重致遠，一定要能擔負棟梁的大任。失意時，修身治學，垂文華於後世；得意時，奉力匡時，馳騁功名於當代。如此文人，才真正稱得上文行兼備的才學之士了。

至於魏文帝曹丕於《典論·論文》中高唱的「文章經國之大業，不朽之盛事；年壽有時而盡，榮樂止乎其身，二者必至之常期，未若文章之無窮。」其「文章至上論」，對劉勰「了生脫死」，追求不朽思想的形成，起到一定的影響作用。尤其他身丁六朝齊梁之間，面對「世積亂離，風衰俗怨」¹⁵的社會現實，一旦驚覺到歲月消磨，年光易老；其憂生嗟死之念便油然而興。所以他在〈序志〉篇，就明白反映了這種情緒：

宇宙綿邈，黎獻紛雜，拔萃出類，智術而已。歲月飄忽，性靈不居，騰聲飛實，制作而已。

他先從空間看，以為當天地開闢以來，在綿邈無垠的空間裡，賢能之士層出不窮，他們所以出類拔萃，超出眾人之上的原因，無非是具有過人的智術而已！然而無情的歲月，如飄風般忽然而去，於是他又改從時間的觀點，認為生命不停的新陳代謝，想要騰聲飛實，揚名於後代，只有創作一途而已！

他顯然是把自己的人生歷程，放在時空交叉的大千世界裡，進行評量，以為往古來今的聖賢豪俊，所以能聲名洋溢，完全是憑藉著自己的智術和創作。正所謂「不假良史之辭，不託飛馳之勢，而聲名自傳於後」¹⁶但人是血肉之軀，有沒有從事創作的可能性呢？為了堅定信念，他又進一步分析說：

夫人肖貌天地，稟性五才；擬耳目於日月，方聲氣乎風雷，其

¹⁵ 引文出自王更生撰，《文心雕龍讀本·時序》篇，下篇，頁267。

¹⁶ 引文出自魏文帝曹丕《典論·論文》末段文字，見梁·蕭統編，《昭明文選》，卷52，頁720。

超出萬物，亦已靈矣。¹⁷

指人的相貌，猶如具體而微的天地，稟承天賦的五常之性，耳聰目明，可擬之日月；聲音氣息，可比於風雷。人雖然是動物，但他卻是萬物的靈長，既是萬物的靈長，當然就有涵融智術，從事創作的可能，然而人之所以為人，不可否認的有他與生俱來的弱點，那就是：

形甚草木之脆，名踰金石之堅。¹⁸

既然如此，何不趁此年華方茂之際，用自己脆弱之軀，換取比金石還要堅固的名聲呢！所以他為自己下了最後的結論：

是以君子處世，樹德建言，豈好辯哉？不得已也。¹⁹

言好學君子，居處社會，唯有樹立高尚的功德，寫出美好的文章，才可揚名當代，傳奕來葉，此中道理，斑斑可考，無須爭辯！想當時劉勰年當而立，身寄定林，就想到盛衰有時，立身趁早，應安時處順，為「立言」做出貢獻，這可以說是劉勰對自己的人生價值觀，提出的重要指標。他所以著述《文心雕龍》者在此，《文心》成而所以負書干約者亦在此。²⁰

至於在三不朽的追求中，劉勰捨「立德」、「立功」而選擇「立言」的原因，此又不可不加以說明：蓋「立德」必須「德立上代，澤被無窮」，而「立功」亦應，拯厄解難，功濟時艱」，²¹兩者均需要相當條件的配合，甚而非一人一時即可完成。唯有「立言」的條件有限，只

¹⁷ 引文出自王更生撰，《文心雕龍讀本·序志》篇，下篇，頁381。

¹⁸ 引文出處同前注。

¹⁹ 引文出處同前注。

²⁰ 劉勰負書干約事，參見唐·姚思廉撰，《梁書·劉勰傳》，頁710。

²¹ 此處言三不朽事，參見晉·杜預集解，唐·孔穎達正義，《春秋左傳正義·襄公二十四年》，《十三經注疏》（臺北：藝文印書館，2001年，據清嘉慶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學版影印），頁608-609。

要作者本人有俱足的智術，加上鍥而不捨地努力，則一分精神，一分事業，既不必仰事，也無需俯求，真積力久之後，自能成「立言」不朽之功。

晚年，劉勰奉敕與沙門慧震，校經於定林寺，證功畢，啓請出家，²²從此脫離宦海浮沉的生活，以法號慧地爲名，與青燈古佛爲伴，走入十方叢林，和衆生結緣。同時我們如改從宗教家的立場，和「弘法」、「普渡」的角度來看，這又何嘗不是爲往日「立言」所及者，做出的萬世弘功呢！

劉勰早年篤志好學，於父歿母卒後，家貧，不婚娶，走依定林寺釋僧祐，與之居處積十餘年；遂博通經論。他以爲「生也有涯，無涯惟知，逐物實難，憑性良易。」於是決定「傲岸泉石，咀嚼文義。」爲自己有限的人生，立下「文果載心，余心有寄」的宏願。²³這對一位寄身桑門，身爲俗家弟子，而又體悟到命如朝露的人而言，其以貧賤不移的操持，嫉名德之不彰，垂空言以濟時艱的其心、其情、其思、其念，不正是勘破世俗「了生脫死」的智慧嗎！

四、從「就有深解，未足立家」之說，看劉勰「讚聖注經」的智慧

劉勰之著《文心雕龍》，最引讀者爭議的，莫過於他本來決定「讚聖注經」的，最後，竟然「擲筆和墨，乃始論文」一事。如果時空倒置，把這件事放到現在，恐怕也會對此劃上一個問號。正因爲如此，我們剛好可以透過劉勰在此一思想轉折點上的思維脈絡，來看他過人的智慧。

劉勰之從事著述，根據他的生平行事推斷，早先根本無意於《文心雕龍》的寫作。這可以從他自述的兩個夢，了解當時他的心境。他第一個夢，發生在七歲稚齡之年。他說：

²² 此處敘事，見唐·姚思廉撰，《梁書·劉勰傳》，頁710。

²³ 引文出自王更生撰，《文心雕龍讀本·序志·贊曰》，下篇，頁384。

予生七齡，乃夢彩雲若錦，則攀而採之。

當時他夢見錦繡般的五彩祥雲，便攀援而上，把它採了下來。同樣的故事，也見於鍾嶸《詩品·中卷·齊光祿江淹》，和唐李延壽《南史·江淹傳》，是說齊光祿大夫江淹，年輕時，家貧，好學不倦，後以詩文名家。有一次，淹罷宣城郡，夜宿冶亭，夢一美丈夫，自稱郭璞，對他說：「我有筆在卿處多年，可以見還。」淹探懷中，得五色筆以授之。從此，詩文內容，空泛平淡，不復當年才氣。故有「江郎才盡」之說。江淹授予郭璞的只是一支「五色筆」，而劉勰夢中所見，則為「若錦」之「彩雲」，我們在此固無需追究這個故事的真偽，單憑它所影射的事實，就可以知道劉勰確具有天賦的才華。所以《文心雕龍》是一部天才型的著作。其成書既廣蒐以往三千年不弊的文學理論，融一爐而冶之，被後人推尊為「藝苑的祕寶」，²⁴不謂無因。

其次，是他三十歲以後，做了第二個夢，內容經過是：

齒在踰立，則嘗夜夢執丹漆之禮器，隨仲尼而南行。旦而寤，適怡然而喜，大哉！聖人之難見也，乃小子之垂夢歟？自生民以來，未有如夫子者也。

當時劉勰身在定林，助僧祐整理經藏，日與佛典為伍，奇怪的是，在佛祖釋迦牟尼佛座前，竟夢見「手執丹漆之禮器，隨仲尼而南行。」文中並三次尊稱孔子的聖名：曰「仲尼」、曰「聖人」、曰「夫子」。細玩這一小節三十五個字所含藏的夢境，至少顯示了劉勰兩種心理：一是劉勰雖然和僧祐居處長達十餘年，對佛理也有相當研究；但對中國傳統思想所繫的《六經》，始終為自己的信仰中心而堅定不移，其次，在心誠則靈的感應下，被孔子收為及門弟子，並不惜關山難越之苦，自北徂南，親臨施教。所以劉勰在親炙先聖後，發下宏願，要竭盡所能，在世衰道微，邪說暴行又作之時，發揚徵聖、宗經的思想；挽救

²⁴ 這個贊語，見清·黃叔琳撰，《文心雕龍輯注·序》，收入《四部備要》（台北：臺灣中華書局，1970年，據原刻本校刊本），頁1。

不正的文風，作振衰起弊的奉獻，所以他寫《文心雕龍》，不僅有宗教家的心境，且富有傳奇色彩！

由此觀之，把劉勰的前後兩個夢，和《文心雕龍》五十篇的內容加以結合，再由其字裡行間進行探析，就可以看到《文心雕龍》，絕不是當今學術界單純指稱的「文學理論」著作，而是在「文學理論」的掩護下，揮灑著他「懼斯文之日靡，攄孤懷而著書」²⁵的使命感和憂患意識！

劉勰在孔子的感召下，興起了他尊師衛道的信念，以為眼前的急務，最直截了當的做法，就是「注經」。可是當他追懷自《六經》行世以來，東漢的馬融、鄭玄早已遍注群經，²⁶自己再怎麼琢磨，也很難跨越他們的藩籬，獨立成家，這樣「注經」既不可能，則另謀何種方式，來達成「讚聖注經」的目的呢？這給劉勰帶來極大困擾。於是他首先把視角轉移到學術發展的高度進行評量，發現「經典」和「文章」之間，有江海原委的關係；並肯定「文章實經典枝條」，²⁷且列舉四個例子加以論證。即：

五禮資之以成文，六典因之以致用，君臣所以炳煥，軍國所以昭明。詳其本源，莫非經典。

他根據《周禮》和歷代史實，指證吉、凶、軍、賓、嘉五禮，藉著文章構成文采；治、教、禮、政、刑、事六典，靠著文章發揮功能；君臣之間的關係，有了文章才能相得益彰；軍國大事，更因為文章的居

²⁵ 引文出自民國 37 年劉永濟撰，《文心雕龍校釋》（台北：正中書局，1968 年），台 4 版，頁 2。

²⁶ 馬融、鄭玄遍注群經事，見范曄《後漢書》馬融、鄭玄的傳。〈馬融傳〉載：「馬融，扶風茂陵人，才高博洽，為世通儒。注有《孝經》、《論語》、《詩》、《書》、《易》、《三禮》、《尚書》、《列女傳》、《老子》、《淮南子》、《離騷》，又著《三傳異同說》。鄭玄，北海高密人，馬融弟子，注有《周易》、《尚書》、《毛詩》、《儀禮》、《禮記》、《論語》、《孝經》、《尚書大傳》、《中候》、《乾象歷》，又著《天文七政論》、《魯禮禘祫義》、《六義論》、《毛詩語》、《駁許慎五經異義》、《答臨孝周禮難》，凡百餘萬言。」，見南朝宋·范曄撰，《後漢書》（台北：洪氏出版社，1981 年），頁 1953、1207。

²⁷ 引文出自王更生撰，《文心雕龍讀本·序志》篇，下篇，頁 382。

間傳遞，才充分溝通彼此的意見。但追本溯源，這些文章的由來，莫不淵源於經典。經過此番嚴格的思辨工夫，他最後得出「詳其本源，莫非經典」²⁸的結果。

其次，他再根據經由思辨過程所獲致的結果，對當代文風作深度檢討，發現：

去聖久遠，文體解散，辭人愛奇，言貴浮詭；飾羽尚畫，文繡鞏悅，離本彌甚，將遂訛濫。²⁹

在這裡他分從文體、語言、文風三個層面進行剖析。在文體方面，以為魏晉六朝「去聖久遠」，文章的整體法式已瓦解雲散，遭到嚴重破壞。在語言方面，因為作者的標新立異，行文措辭空洞怪誕。文風方面，就像在美麗的羽毛上加上人工刻畫，腰帶佩巾上再繡文采，作品受到刻意雕琢後，完全失去了它自然性和實用性，長此以往，如不設法疏導，離開文章的本色越來越遠，不僅文風日趨卑靡，作品必將更加蒼白訛濫。

最後，劉勰再引「《周書》論辭，貴乎體要」、³⁰「尼父陳訓，惡乎異端」³¹的論點，證明古聖先哲，莫不強調為文之法，端賴作者如何掌握寫作的要領。於是在「去聖久遠」的六朝，為了挽救當時凋弊的文風，他抱著責無旁貸的精神，決定「擲筆和墨」，造作《文心雕龍》，討論文學上的諸般問題。

試想在那個「前無古人，後無來者」，³²而又面臨此一繼往聖絕學，開後世新運的關鍵時刻，經過慎思明辨，深入考察的工夫之後，終於

²⁸ 引文出處同前注。

²⁹ 引文出處同前注。

³⁰ 引文出處同前注，不過此處的《周書》，指《尚書·周書》，文見〈畢命篇〉，見題漢·孔安國注，唐·孔穎達正義，《尚書正義》，《十三經注疏》（臺北：藝文印書館，2001年，據清嘉慶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學版影印），頁290。

³¹ 文出自王更生撰，《文心雕龍讀本·序志》篇，下篇，頁382，此處孔子語，見《論語·為政》篇，見宋·朱熹撰，《四書章句集注》，頁142。

³² 引文出自唐代陳子昂〈登幽州臺歌〉。

在不違背「讚聖注經」原則下，決定改弦更張，從「論文」入手，企圖藉此達成名山事業，獨立成家的心願。這中間他經由失望而轉折、而思辨、而論證，其中那一個步驟，不是暗蘊著劉勰由心血凝聚而成的智慧之光呢！

五、從「詳觀近代論文」，看劉勰「破他立己」的智慧

劉勰造作《文心雕龍》，其第二個重大疑難點，是於近代著作中有無相同或相近的「論文」作品。如果有，其內容究竟如何？便不能不繼考察魏晉六朝文學發展概況之後，對近代「論文」作詳盡研究，以免別人已有論著在先，自己卻勞而無功！

在魏晉南北朝三百八十多年的史乘中，文學既是百花齊放，而文學理論方面的著作，當然亦如雨後春筍，多不勝計，俱有代表性並經劉勰在《文心雕龍·序志》篇提出評論的計有：

魏文述《典》，陳思序〈書〉，應瑒〈文論〉，陸機〈文賦〉，仲治《流別》，宏範〈翰林〉。

這六種「文論」作品，只有魏文帝曹丕的《典論·論文》，陳思王曹植的〈與楊德祖書〉，陸機的〈文賦〉尚保留無缺，其他或殘或佚，或為類書節引，目前均難見全豹。劉勰當時對這些作品的批判是：

詳觀近代論文者多矣：至如魏文述《典》，陳思序〈書〉，應瑒〈文論〉，陸機〈文賦〉，仲治《流別》，宏範〈翰林〉。各照隅隙，鮮觀衢路；或臧否當時之才，或詮品前修之文，或汎舉雅俗之旨，或撮題篇章之意。魏《典》密而不周，陳〈書〉辯而無當，應〈論〉華而疏略，陸〈賦〉巧而碎亂，《流別》精而少功，〈翰林〉淺而寡要。又君山、公幹之徒，吉甫、士龍之筆，汎議文意，往往間出，並未能振葉以尋根，觀瀾而索源；不述先哲之誥，無益後生之慮。

他採取先分論後總評的方式進行，在分論方面有三個破解點：第一破言以上各家只看到作品的細微末節，很少關照到文章的全面性。第二破是說各家論文，有的只褒貶當時的文人才士，有的只詮評前賢作品的優劣，有的只廣泛列敘雅俗共賞的意旨，有的僅摘述文章的作意。第三破是進一步作個別評論，以為像魏文帝《典論·論文》，雖結體緊密，但內容尚欠周備；陳思王曹植〈與楊德祖書〉，雖措詞博辯，但持理不當；應瑒〈文質論〉，雖辭采華美，但失於粗疏簡略；陸機〈文賦〉，雖文字靈巧，但失於支離破碎；仲治的《文章流別論》，雖內容精富，但缺少功效；李充的〈翰林論〉，雖行文淺顯，但未能把握要領。他於分論各家之後，又以概括的方式加以補充，說此外像桓譚、劉楨、應貞、陸雲這一般學者，在他們的作品中，也間或講到為文的要旨且有所雌黃，最後的總評，他用一個「並」字收束上文所引後說：他們所犯的通病是：不能緣枝葉以尋求本根，觀波瀾難以追索源頭，論文既不能闡揚古先聖哲的典誥，對後生晚輩們臨文思慮、從事寫作是毫無益處的。

劉勰之所以對近代「文論」之優劣、特點，作澈底破解的目的，就在掃除造作《文心雕龍》的障礙，期能採各家之長而棄其所短，達成振葉尋根，觀瀾索源，述先哲之誥，益後生之慮的目標。接著他就展開《文心雕龍》寫作，其內容規劃是：

蓋《文心》之作也，本乎道，師乎聖，體乎經，酌乎緯，變乎騷，文之樞紐，亦云極矣。若乃論文敘筆，則圓別區分，原始以表末，釋名以章義，選文以定篇，敷理以舉統，上篇以上，綱領明矣。至於剖情析采，則籠圈條貫，摛神性，圖風勢，苞會通，閱聲字。崇替於時序，褒貶於才略，怛悵於知音，耿介於程器。長懷序志，以馭全篇。下篇以下，毛目顯矣。位理定名，彰乎大衍之數，其為文用，四十九篇而已。

根據劉勰自述，《文心雕龍》全書五十篇的結構布局，至少有以下幾個重點：

1. 全書分上下篇，上篇二十五，下篇二十五。

2.上篇二十五篇又分兩大類，一是文之樞紐，二是論文敘筆。文之樞紐即卷一的五篇，論文敘筆即由卷二到卷五的二十篇。這二十篇的敘寫程式是按照「原始以表末」、「釋名以章義」、「選文以定篇」、「敷理以舉統」的條例進行。

3.下篇二十五篇，依內容性質分爲三大類：一是剖情析采，二是崇替褒貶，三是長懷序志。剖情析采即由卷六到卷九〈總術〉的十九篇。崇替褒貶即由卷九的〈時序〉起，到卷十的〈程器〉止，共五篇。長懷序志即卷十最後一篇。

4.全書五十篇的寫作次第，皆按照「位理定名」的方式進行，先安排內容再確定篇名。

5.全書所以十卷五十篇，是根據《周易·繫辭上》：「大衍之數五十，其用四十有九」而來。〈序志〉爲太極，居中不動，發揮駕馭全書的功能。

劉知幾於《史通·自序》說：「辭人屬文，其體非一，譬甘辛殊味，丹素異彩，後來祖述，識味圓通，家有詆訶，人相揶揄，故劉勰《文心》生焉。」其視劉勰之所以著《文心雕龍》，蓋起於對「近代文論」之不滿，其言雖然成理，但非探本之論。因爲劉勰之所以著《文心雕龍》，實由於「讚聖注經」之不得，而又思如何在此「就有深解，未足立家」的情形下，達成「樹德建言」的心願。於是以「破他」爲手段，「立己」爲目的，強調「述先哲之誥，益後生之慮」，方才「搦筆和墨」，從事「論文」。

觀其經過一破、二破、三破和總評，對近代文論的批判，自粗而精，由疏而密，步驟之踏實，論證之明確，千載以下，猶令人頷首讚佩。

至於他對《文心》全書十卷五十篇的鋪陳，將「文之樞紐」置於書首，寄寓深遠，不可視爲等閒。次「論文敘筆」，又次「剖情析采」，「崇替褒貶」，再以「序志」殿於全書之末，有倫有脊，次第有條不紊，整個的《文心雕龍》在〈序志〉篇的駕馭下，就像一個有機體而首尾圓合。若非劉勰智慧過人，才華天授，在當時篇章雜沓，質文交加的「近代論文」中，斷難脫穎而出，有此歷久彌光的鉅著。

六、從「剖肌分理，唯務折衷」之說，看劉勰「論文得中」的智慧

劉勰特別於〈序志〉篇末，把自己「論文」時，所持的態度詳加申述。可是創作多艱，衡文不易；尤其身當後漢以迄魏晉六朝，文集叢雜，良莠不齊的情況下；如何汰蕪存菁，斧藻群言；既整百家之不齊，又收揚摧之實效；並是非不謬而示人以規矩者，此與劉勰「剖肌分理，唯務折衷」的論文態度大有關係，劉勰說：

及其品評成文，有同乎舊談者，此雷同也，勢自不可異也；有異乎前論者，非苟異也，理自不可同也；同之與異，不屑古今，擘肌分理，唯務折衷。

意思是說，在「品評成文」的時候，一方面是繼承前人的緒業，所謂「同乎舊談」，一方面要提出自己獨到的見解，所謂「異乎前論」，「同之與異」其間的標準為何？他說：「同之與異，不屑古今，擘肌分理，唯務折衷」，「折衷」者，合理的主張也，即《中庸》所謂「不偏之謂中，不易之謂庸。」「考諸三王而不謬，建諸天地而不悖，質諸鬼神而無疑，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。」大中至正，勿偏勿頗之論。這種合理客觀的態度，當然可以增加作品的可信度，而《文心雕龍》千載如新者，原因就在此乎！

司馬遷據《左氏》、《國語》，采《世本》、《戰國策》，述《楚漢春秋》，成《太史公書》一百三十篇，五十二萬多言，藏之名山，以俟君子。³³班孟堅點綴司馬遷之文，而成《漢書》，³⁴其間的同異去取，不嫌抄襲，蓋因是非為天下的至理，不以「同」為病，亦不以「異」而

³³ 司馬遷著《太史公書》事，參見《史記·太史公自序》，見日·瀧川龜太郎撰，《史記會注考證》（台北：洪氏出版社，1981年），頁1365。及漢·班固撰，《漢書·司馬遷傳》（台北：洪氏出版社，1981年），頁2707。

³⁴ 說見李師曰剛《文心雕龍斟詮·序志篇題述》末段轉引唐張大素《說林》，見李師曰剛撰，《文心雕龍斟詮》（台北：國立編譯館中華叢書編審會，1982年），頁2277。

鳴高。故論文之事，貴在會心有得。在此筆者特舉劉勰之辯李陵、班姬五言詩之真偽，以見其論文得中的智慧，如云：

至成帝品錄，三百餘篇，朝章國采，亦云周備，而辭人遺翰，莫見五言。所以李陵、班婕妤見疑於後代也。按〈召南·行露〉，始肇半章，〈孺子滄浪〉亦有全曲；〈暇豫〉優歌，遠見春秋；〈邪徑〉童謠，近在成世，閱時取徵，則五言久矣！³⁵

李陵〈與蘇武詩〉、班婕妤〈怨歌行〉，顏延之《庭誥》說其「總雜不類，原是假託」，故劉勰從「時代」、「著作」兩方面進行考察：以爲《詩經·召南·行露》已有五言詩的半章。《孟子·離婁》的〈孺子之歌〉全篇都屬五言形式。晉國優施唱的〈暇豫〉之歌，遠見於春秋時代，《漢書·五行志》記載的〈邪徑〉童謠，又近在成帝之世。如果我們拿這些詩歌產生的時代做證驗，就可以理解五言詩的發展，已爲時相當久遠了，則李陵、班婕妤皆屬西漢人，衡時度勢，比才量力，他們當然有寫作五言詩的可能，但在此他卻絕口不作正面的肯定，僅說：「閱時取徵，則五言詩久矣。」只讓讀者自己去會心揣摩，其識高慮遠，折衷一是的態度，是何等客觀而有智慧！

同樣的情形，又見於〈正緯〉篇，正緯者，正緯書淆亂經典也。劉勰採「按經酌緯」，兩兩較論的原則，從思想、數量、作者，和產生的時代等四方面，證明緯書之爲偽，和亂經的事實。最後，再運用類推法，列舉漢代學者如「桓譚疾其虛偽，尹敏戲其浮假，張衡發其僻謬，荀悅明其詭誕」，說「四賢博練，論之精矣。」作爲陪襯，以堅定其持論的立場。則「緯書」亂經之事，到此已鐵案如山，無庸置疑。如果站到「爲文宗經」的角度來看，緯書既已成亂經的罪魁禍首，自然不屑一顧，可是劉勰反而將其列於〈宗經〉篇後，爲「文之樞紐」的一環，試想若不是他匠心獨運，別具慧眼，必不敢這樣大膽。

蓋「經正緯奇」，這不僅是「經」與「緯」的分水嶺，同時也是「緯書」和「文學關係」的糾葛所在。因爲經典之文，雖是「洞性靈之奧

³⁵ 引文出自王更生撰，《文心雕龍讀本·明詩》篇，上篇，頁84。

區，極文章之骨髓」、「義既挺乎性情，辭亦匠於文理」，³⁶但它的內容也只是「情深」、「風清」、「義貞」、「事信」、「體約」、「文麗」，至於「詭」、「雜」、「回」、「誕」、「蕪」、「淫」的浪漫色彩，³⁷向為經典所不取，而卻大量的保存在「讖」、「緯」之中，由於劉勰見真識切，膽大心細，勇於掙脫「經典」的束縛，正視「緯書」的新奇，於是採「緯書」神話式的浪漫色彩，以入文學的領域，所以他說：

若乃義農軒皞之源，山瀆鍾律之要，白魚赤鳥之符，黃銀紫玉之端；事豐奇偉，辭富膏腴，無益經典，而有助文章。是以古來辭人，摛摭英華。³⁸

他所說的「事豐」、「奇偉」、「辭富」、「膏腴」指的就是文學內容的充實與擴大，語言表現能力的靈活與感性，像〈辨騷〉篇所指屈賦中的「詭異之辭」、「譎怪之談」、「狷狹之志」、「荒淫之意」等，又那一樣不是在傳統中有創新風格，在創新風格中有傳統的繼承。

他把辭賦既落實到「宗經」思想上，同時也肯定了「怪力亂神」為文學創作的不可或缺，這不僅是中國文學的大開大闢，更是劉勰本人文學思想上的新思維、新突破。這種思之則雋永，讀之則不厭的「論文得中」的成就，如果不是他「擘肌分理，唯務折衷」的態度，何克臻此！又如果不是他智慧過人的客觀精神，又如何能夠突破傳統，推陳出新呢！

七、結論

本文寫作既竟，回顧劉勰當日從事著述的心境，以及他寄身定林，而心繫學術的盛衰，文風的隆替，與夫中國傳統思想的繼往開來，以

³⁶ 此處以上兩次引文皆出自王更生撰，《文心雕龍讀本·宗經》篇，上篇，頁33。

³⁷ 可參看《文心雕龍·宗經》篇末段，言「文能宗經，體有六義」的一段文字，見王更生撰，《文心雕龍讀本》，上篇，頁33。

³⁸ 引文出自《文心雕龍·正緯》篇末段，見王更生撰，《文心雕龍讀本》，上篇，頁52。

拯溺挽狂的決心，作螳臂之當，這種「人能弘道」的表現，千載以下思往察來，略摭三點感想：

(一) 劉勰幼承家學及社會教育風氣之薰陶，既長，研讀佛經並助僧祐整理經藏，編製經籍若《出三藏記集》、《世界記》、《法苑集》、《釋迦譜》、《弘明集》等，貫通中印，文章名家。今「五四」新文化運動，迄今已近百年，百年以來，人皆以「自由」、「民主」、「科學」為天下倡，捨傳統經典，諸子百家於不顧，雜引東西方的奇談異說來中土，以致文風日靡、志氣日弱、思想日浮、道德日敗，居今欲求一劉勰而不可得，更不必奢求類似《文心雕龍》之鉅著重現於人間了。此其感想者一。

(二) 劉勰之著《文心雕龍》，當時正玄風大熾，清談正烈，而印度佛學與本土道教以及儒家思想衝突加劇，矛盾日顯，至於社會之混亂，戰爭之威懾，民心望治，而經濟之凋敝，可以說到了不堪忍受而又無可奈何之際。劉勰走入定林寺，融貫中印學術，默察學術文化之需求，上推古先聖哲之遺教，兼採佛經法式，捨短用長，綜理百家，整理不齊，以六年的漫長時光，成《文心雕龍》。今中西文化交流，自中英鴉片戰爭，清道光二十年（西元一八四二年）算起，迄今也長達一百六十多年了，從時間、空間、歷史以及中國學人的智慧與願景，早就應改弦更張，不僅以求自保，且應以繼往開來自任；而舉目四顧，茫茫天涯，不見來者，此其故為何？此其感想者二。

(三) 劉勰之著《文心雕龍》前，曾對「近代論文」作澈底檢討而加以破解，他在書中僅提到六種作品，十個家數，實際上當時從事「論文」的作者和作品，根據我的統計最少有五十種，甚而比這更多，但居今尚完整保留者，卻非常有限，此其故為何？難以詳究。但作品的內容思想與所持論的價值，將為決定一書存亡殘缺的重要因素，而劉勰《文心雕龍》在思想雜沓之時，一本中國傳統思想之正，上繼往聖，下開來學，所謂「茫茫往代，既洗予聞；眇眇來世，倘塵彼觀。」者是也，今觀當前所謂名家「論文」之作，其思想感情，行文措辭，雜引外書，滿紙西文，自以為兼通中外，如剖肌分理，則又十分單薄，此其故何在？此其感想者三。

在學術研究來說，劉勰以其過人的智慧，天授的才華，聖人的垂

夢，以及他個人百折不撓的志趣，表面是想樹德建言，達成其名山事業，實際上他還不是想「創業垂統」後繼有人。再說自隋唐以下，因文體的日趨複雜，投入文壇的文人才士日漸增多，而論文之作隨著文風之盛，也紛至沓來，若詩話、詞話、曲話、古文話、四六話、小說、戲曲評點等，多不勝計，真希望有一大作手而胸懷萬卷，並俱有中國傳統思想者，繼劉勰《文心》之後，再振臂一書，為中國文學理論別開新局。況今中華大國已經崛起，民族信心也已確立，而自思歲月如流，盛年不再，只好建信心於現在，寄希望於未來了。

引用文獻

(依引用順序排列)

- 《文心雕龍讀本》，王更生撰，台北：文史哲出版社，1983年。
- 《方望溪先生文集》，清·方苞撰，《四部叢刊初編》本，台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63年。
- 《古代散文百科大辭典》，王洪主編，北京：學苑出版社，1991年。
- 《春覺齋論文》，清·林紓撰，台北：文津出版社，1978年。
- 《古文筆法百篇》，李扶九編，雲林：正章書局，1978年。
- 《四書章句集注》，宋·朱熹撰，台北：中文出版社，1984年。
- 《莊子纂箋》，錢穆撰，香港：東南印務出版社，1955年。
- 《梁書》，唐·姚思廉撰，台北：洪氏出版社，1974年。
- 《昭明文選》，梁·蕭統編，台北：華正書局，1982年。
- 《春秋左傳正義》，晉·杜預集解，唐·孔穎達正義，《十三經注疏》本，台北：藝文印書館，2001年，據清嘉慶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學版影印。
- 《文心雕龍輯注》，清·黃叔琳撰，《四部備要》本，台北：臺灣中華書局，1970年，據原刻本校刊本。
- 《文心雕龍校釋》，劉永濟撰，台北：正中書局，1968年，台4版。
- 《後漢書》，南朝宋·范曄撰，台北：洪氏出版社，1981年。
- 《尚書正義》，題漢·孔安國注，唐·孔穎達正義，《十三經注疏》本，台北：藝文印書館，2001年，據清嘉慶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學版影印。
- 《史記會注考證》，日·瀧川龜太郎撰，台北：洪氏出版社，1981年。
- 《漢書》，漢·班固撰，台北：洪氏出版社，1981年。
- 《文心雕龍斟詮》，李師曰剛撰，台北：國立編譯館中華叢書編審會，1982年。

Liu Hsieh's Wisdom Inspected from the Preface to the *Wen-hsin tiao-lung*

Wang, Keng-Sheng*

[Abstract]

The reason *Wen-hsin tiao-lung* is respected by scholars of Chinese as the jade of literary criticism and considered as a systematic and inclusive writing is because of Liu Hsieh's wisdom. What is Liu Hsieh's wisdom? This article takes the preface of *Wen-hsin tiao-lung* as example and analyses the wisdom it contains.

Keywords: Liu-hsieh, *Wen-hsin tiao-lung*, preface, wisdom

* Professor,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,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.

